泊鷗山房集

泊鷗山房集卷五

會稽　陶元藻　鳧亭

傳二以下俱家傳

興化縣尉退庵公傳

之晉字晉伯號退庵父應登甌寧縣丞禱南海生公七齡父卒有堂曰愛菊嘗讀書其中祖母李太孺人爲延師講貫督之甚嚴非奉呼召不出戶淵經少懈太孺人必怒責之公長跪不敢起俟顏霽乃起生母吳孺人教嚴畧等聽命惟謹亦如之學成游建康轉京師循例授興化縣尉有能聲令事悉委治焉豪猾薙除盜賊徙境

外民稱乂安九年罷去是時公以練達聞遠近牧民者
咸思得公爲倚重束帛盈門初赴江北旋抵三山南劍
爲幕中祭酒者二十年性狷介有不當意者途遇之郎
從委巷引避去與之讌終日不交一言然慷慨仗義親
朋以貧告貸立應拯濟人危急則傾囊倒篋而出之俸
錢束脯皆隨手散去家素饒以不治生產中落自好爲
豪舉窶益甚布袍笠屐坦然忘憂又喜觀書史至老不
倦手執一卷雖怒風駭霆掀簸震撼勿知也人以高鳳
漂麥比之嘗謂人曰伯玉五十知非吾年四十已覺前
所爲無一是者何待五十哉惟不矜已能故語言往往

近道晚歲挈孫文驥過嶺南卒於蘭溪舟次易簀時微聞枕邊吟詠聲無一語及家事文驥力學如其祖為山陰名諸生

鳳山巡檢兼山公傳

兼山諱名和以膂力聞於鄉授鳳山巡檢拔勇出武弁上傾倒諸營年老猶能督捕盜賊升屋如猿猱踰溝塹若飛性廉謹不取部民錢門庭索寞縣令憐其貧歲時饋以粟受之公愛民民亦德公稱之曰陶老佛

廣西道監察御史存齋公傳

存齋公諱式玉字尚白生有異稟天台道士一見奇之

曰此霍山童子也比長與同志往叩之授入定視中之訣因自號霍童山人康熙已亥訪道玉壽壇遇子方徐先生得秘奥能暗室視雖晦冥燭滅寫蠅頭細書塗乙點竄皦如也以內丹將成期辟穀改號赤山道人又聞洞庭山有異人訪求歷歲月母氏祁太孺人憂其不返命公伯兄鹿巖公徧走山谷跡以歸太孺人倚閭見執手而入曰吾固知兒之念吾也公泣太孺人亦泣公六歲就鄉塾九歲能文性穎悟獨絕故雖希慕超舉縱遊煙霞不退學而學已成甫歸即補弟子員伸紙洋洋灑灑閉戶經生莫之及也壬子得鄉薦丙辰成進士鸞鵠

停峙誉傾一時越數載授畬縣令畬故岩藪又猺民雜處多逃亡難治公下車興學課農均徭薄斂嚴保甲置守望民以寧便至今曰於我有德時三韓李公成龍撫畿甸勤於吏治諮訪利弊公臚以十事悉從公行遐邇攸賴由是能聲益振會邑令有行取例與選將行而李公以部案九十有七皆大獄求平反不得留公鞫之盡得其情遞就道抵都應

保和殿御試對策稱

旨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棘棘不阿峻豎風節時有楊某干法紀包要津投公以書不應卒論如律聞

者咸震駭嗣是街巷絕讙呶叫號聲梟狠縮瑟不敢出門戶又奉

命巡視兩淮鹽漕銳意振刷汰淮冗費十八萬兩侵漁觖望飛語肆騰莫直其冤且有擠之者遂罷去公之喪女秋原公也甫三歲悲哀哭泣儼若成人及喪祁太孺人時年已六十矣踊躃啼號又若嬰兒之失母者天性摯誠迴邈流輩至其掩骼賑饑慷慨好施惟德之餘不足爲公重生平所著有澄淮錄奏疏二卷文告十卷參同契脈望悟眞篇注承志錄注及官子譜俱鐫行於世又金丹指月編理氣非法元關就正三寶心鐙共若干

卷藏於家在籓時

敕授文林郎後以子貴晉

封奉政大夫退休林下極觴咏琴書之樂年七十八而

卒論者謂公於三光五曜六液九精之術夙有前緣故

所詩諸書多妙解晚歲又自號存存子淡泊寡營猶循

初志昔李鄴侯人稱其有仙骨略乎顚蹶卒成賢輔使

公當日獲見洞庭異人其後之樹立不知更當何如而

惜乎未遇也

福建漳州府同知先大父月山公傳

先大父諱文彬字仲玉號月山生而敏慧七歲即授經

弱冠補山陰弟子員遊槎庵張公門公以名進士開講帳於白魚潭四方來學者甚夥推大父為都講文淵穆高盼試棘闈屢躓謁長洲韓慕廬先生先生曰此羅儀部一瓣香也與望溪義門武曹為文酒之會一時江左知名士俱從之游又工古文人未有知者嘗為昌其單公製雪園集序西河檢討過雪園讀之曰誰為此者單以大父對大驚曰吾不意今日再見廬陵也自是名大振性孝以貧故館城南王處士家距所居數里晨夕必歸問曾大父母無恙乃去溽暑冱寒大風雨勿輟也曾大父變庵公率家衆會槎庵公宗灤城招之遂客灤

城而會大母胡太宜人病駞書趣大父歸不至太宜人素嫺聲韻謂家人曰吾望兒歸已口占百首矣大父歸求其稿不可得廼以意補之[illegible]曰望兒歸悱惻纏綿見者流涕服闋出爲彭水令彭依山僻頑巢奸宄拊循有法民賴以安有鹽井四曰雞鳴井曰郁井皆在巉巖幽篝閒曰飛井峭壁無蹊必懸絙上乃得汲曰伏鳩井諺訛鶉鳩有邐崒觕坡陀通邑之鹽藉食於此雞鳴枯歲課不足大父禱於井鹹水忽溢得鹽數萬斛輸其課餘聽老幼窮民取勿禁又分其值以葺橋梁斥堠廨城垣大吏聞之議加課大父曰井溢偶耳加課則著爲令

不可大吏怒大父反覆力爭議遂寢民歡戴之蜀多灘爲長年三老所憚縣治有木棕灘險惡鶻瞿塘上岔滆沸潏時時覆估舶民舟偵者報縣雖嫠至數十人恬不爲怪大父遇報若自罹滅頂輒驚悼累欲減常餐數日嗣是灘勢亦稍稍平沈溺之患或終歲或隔歲一見人以爲大父德所感云十年以最聞遷漳州司馬彭之令百年來無遷擢者遷擢自大父始漳州守三韓李君善爲治才大父練達有疑獄必決於大父大父曰可讞乃成兩攝惠安漳浦篆當是時凡攝牧令者惟命盜案牘不敢稽餘悉置勿問赴愬者視爲陋習陳言束之高閣

大父曰若然焉用攝攝綏攝民也吾敢以五月京兆謝手哉彌心民事無寧晷故所至皆有聲雍正七年退休里第娛書史園林二十載年八十五以壽終先是曾大父母葬蕭山宜家里遇寒食豆籩牢醴視遞代加豐展拜畢必長跽墓前哭盡哀上塚人散且盡猶依依不忍別如嬰兒之戀乳者良久始起去至耄老猶然所著有摩雲文集金臺集錦江集武夷集如干卷未梓其已梓行世者彭水縣志十卷四井記一卷摩雲絕句二卷摩雲襍詠一卷方壺哀思草一卷哀思草寄郎並見歸也

長洲彭紹觀塡諱

廣西鹽運同知斐園公傳

德壽字耀如又字斐園存齋公季子也幼無他嗜嗜書以父晚年病足伯兄東亭公通醫日侍湯藥凡米鹽瑣屑親朋酬酢悉委公治焉稍暇即攻典籍年十七爲名諸生數奇九赴棘闈四薦不得上庚子治母喪除服承父命往應京兆試舉京師明年成進士又明年父卒又六年始通籍出宰連山兼攝曲江篆旋移三水所至皆有聲是時嶺南諸邑政公爲最大吏以循奏牧連州州舊有內外二城防猺風雨摧撼崩壞歷有年雉堞消磨荒基蕪合四望彌野遊塵若墟公曰城芷廢將焉禦責

在我廼請上官撥銷餘鹽即以其羨為營城費鳩工給
傭是板是築崇墉仡仡用康靖我民社丕紹前績以導
來茲逆新更直隸州向隸廣州郡郡與州相距六百里
士子歲科試赴郡艱餱糧擔襆被衝涷觸暑途費孔艱
貧士有呫嗶白頭未能一試者公憐之為建試院俾使
者按臨州城若為令角藝之彥僉曰是以養為教也耿
故公功廨不意猺既而理猺司馬乏其人公往攝焉猺
性好則人怒則獸罔識禮義不知六藝詩書乃延通猺
語者為之師日程月課稍稍嫻習詞章今數十年為文
者能且徧猺學之興實由公始秩滿推擢吏部稽勳司

員外郎是年冬郎奉
命通倉監督遇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會粵西新設分司制府奏非老成
人不勝任九卿知公練達薦公
帝曰可授鹽運使同知下車條鹽政八則制府嘉納如
所行悟素無鹽厫運鹽至纖舟俟配久則銷耗無算民
苦之或詭稱遇颶沈其艘又或縱火連檣藉口延燒以
自脫公蹙然曰繩以法民死矣民死何裨於課吾權之
請照商折餘鹽例補運船戶補償僅三之一耳不逾時
課完粵西人咸服公籌畫能公顧久依慈失怙而公老

矣其蒞任也自連山令至司粵鹾綏凡六易一以廉隅
自勵罷官日橐中無絲毫蓄夜金又俸薄無所積欲踰
嶺而東不可得僦居南雄悍悍旅邸逾時寢疾而卒南
北遠近聞者莫不爲之流涕

湖口縣知縣莿畹公傳

燮字律天號莿畹於雍正甲辰舉於鄉由德清教諭歷
任江西崇仁湖口令家素饒聚史書經籍金石文萬餘
卷以供探討而其師史瀫垣先生甬東名下士也又延
於家最久講貫指授盡得其所傳性倜儻於錢刀無所
惜當司諭時賓從珠玳裘馬輕肥人謂公無苜蓿氣公

亦自忘廣文官冷也及宰江西尤以廉隅自勵俸錢所入不足以充解費則盡賣田園以給之家遂落余自曾祖燮庵公徙居蕭山百有餘年矣不能與族中者時相過從每當獻歲及寒食掃壽齋公墓一過先人故里必移棹謁公於甬湖問無恙外劇談古今事竟夕廼去憶往年在稷山舟次公與師成叔寬尊諸公議舊族譜多闕略將委余參訂而增輯之會有江淮之行不果不圖相距四十年公與共議者皆墓門木拱今族之長老仍不棄𦳝陋俾執丹鉛復於排纂之餘命爲公傳然則家乘之舉固非偶然而菲屋山邱之感亦未嘗不繼

縱於南湖煙雨閣也

國子監助教東瀛公傳

思深字東瀛以粵東商籍登乾隆戊午賢書乙丑成進士文名大振主司例不假門生於公特破格一造其廬初授禮部主事公振卿貳咸重公名爭思納交而汲引之顧過於自負視舉世無當意者又畏勞懶於酬應愛之者或轉而忌之一日溧陽相公謂余曰若家思深禮闈卷殊雄健可喜自發榜初樽酒論文後欲圖再面不可得吾甚念之余以告公公駕車謁相公於

賜第閽者曰相公入

朝未歸也曷少待之公疑其誑怒拂衣而去翼日過余宣武門猶若慍形於色者余笑曰溧陽非他公座師也往見非諂不見何辱哉公意始稍解其生平踽踽涼涼與俗味殊酸鹹者類如此居禮部八年不調貧甚既而左遷國子助教崖岸益高貧益甚畿地苦寒遡職者非白狼豐狐黑貂等蒙茸皮服不足以衛風雪公晨入太學御一羊裘且傲自忘其寒覩同官華耀亦未嘗以為恥也然竟以窮約無聊老於閑散未展其學宗黨惜之

永寧縣知縣慕始公傳

慕始公諱必達字品臣自幼聰穎好漁獵經籍諸生時

即以能文驚其長老康熙戊子赴鄉闈分校官以公卷
當元薦之會浙例必以義經作解有與公同經者爸先
入主司已甲其卷不可奪遂以亞魁舉於鄉明年計偕
北上赴禮部試與荆山王嚌五兩先生兩以會元爲皆
失之其年壬辰捷南宮館選名不預士林惜焉時桐城
方望溪先生名籍甚見公文悅之謂人曰此陶文簡再
來身也恨相遇晚訂交京師夔颺馮君亦以制義自詡
嘝錢欲得公一言以爲重公許其文爲大耋公既成進
士旋補內閣中書充
內廷教習而仲弟端本公訃至悲不自勝即請假南歸

經紀其喪葬俞家人善護諸孤且誡之曰今以後兒與
姪無分畛畦饑食寒衣惟余是視部署既畢復抵都補
課官學生三年期滿以
御試第一授永寧令愛公者猶以石渠天祿之選作吏
風塵爲公怏怏公嘅然笑曰人特患無能耳能則誰謂
百里閒不可居龐士元者攄蘊負報
主知何分內外哉永寧疲敝不可理甫下車煦摩董率
寬猛互施期月間龍蛇皆赤子俗爲一新公念母高太
孺人不置亟迎板御而西於官廨中爲築養堂效虞潭
故事雖簿書旁午問安視膳與爲諸生在[illegible]時無異也

丁酉入闈分校得余棟何輝亏等五人皆江右之俊錚錚者壬寅歲大祲查勘災地晝夜靡寧兩請上官始得賑䘏存活無算上官才公績居上上考方薦於朝公以賑務積勞遘疾不能起卒於官當公之居父始庵公憂也哀毁骨立幾不欲生三年中寢食不離苫塊既葬遇歲時伏臘必侍立几筵淚涔涔注盤鬲終其身如一日也先是父得類中風病爲庸醫所誤公且痛且悔仰天嘆曰昔朱子嘗言爲人子者昧於醫理何以事親惜於地理何以窆親不其然哉不其然哉鄙聞人有膺斯疾者輒默爲感傷不怡終日公卒年四十有二有

舉業稿未刻藏於家子自錦孫漪俱補弟子員有聲庠序夫文章政事往往難兼公並足表見於世而讀蓼莪棠棣之章及東廣微所補南陔之什又未嘗不歎公之孝友性成纏綿懇摯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士矣

昌化縣知縣蔓黎公傳

愈隆字蔓黎號曰曙林弱冠補弟子員其文有經籍光思湛而味腴非外彊中乾者比譬炳蔚雍正壬子以第五名舉於鄉有以魁藝頌揚公者公曰嘻余文不若是也此昌黎所謂低心逐時趨者不圖主司高置余文亟鐫不可匿吾甚赧焉識公平日輩咸謂公語良然辛丑

捷南宮丙辰春出爲臨高令越二年調補昌化在粵海凡七年民乂政修以不能媚上官報罷余遊嶺表公作陳人有年矣過瓊人於五羊猶稱道陶縣官廉潔不要錢愛民如子來者數更徧無繼余聞言太息良久昔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今於公見之吾宗之家粵者又爲余言公既失職坐卧一小樓上具折足鐺命僕燒榾柮烹茗煮黄粱飯度日或經旬或數月不下梯有質問者就見之如枯僧入定舉人世齷齪嶮巇齧縟碎瑣擺脫盡净自言於時文非所好好古惜著述少所存者酷嗜玉溪蘭成詩文集垂死之日囑家人曰是

嘗殉晚歲所爲如是而已余嘗覩其曙林自誌云生平於骨肉恩誼師友契分幽暘終訣川嶺澗阻輒徘徊往復於其陳迹於是感愴而無能自已然則公於倫類閒情周且摯可見矣世人一行作吏於親戚故舊輒棄若溝水斷絕以視公之纏綿眷慕其宅心厚薄爲何如也

山東登州府知府曾壇公傳

公諱杏秀字斐然號曾壇通人公子也母章氏娠七月而生自幼聰穎凡耳目所及即通曉於心知音律尤善畫工山水得容臺三昧比長專肆力於舉子業性沈嘿不苟言笑每在稠人廣座閒非知心樂與言者或終日

不發一語年二十六補弟子員明年邇人公李是時其
祖山漁公年八十繼母沃氏有羸疾女弟四人俱未嫁
叉多歷代祀事公兩世形單終鮮兄弟凡湯藥奩具及
烝嘗俎豆皆以一身肩之煢煢子立手口卒瘏既而山
漁公病革氣絕一晝夜而目不瞑公據牀哭曰大人已
棄世而魂猶不安者意在孫耳孫必當努力成名爲大
人吐氣願大人毋苦言訖山漁公目乃瞑乾隆三年舉
於鄉十三年成進士家貧負郭田數畝僅供饘粥嘗授
生徒以佐之不給與人謀貿易叉不給幕遊於保陽至
是復喟然曰吾豈能長爲人作嫁衣哉盡棄其田爲先

人營葬畢走京師會河東總河顧公請員備委公與選
抵大梁僦居於汴州之黑岡里一騎一僕日周廵河滸
畚鍤楗茭經理罔闕櫛沐風雨者凡六年顧同出都門
者一十二人俱授職且有遷轉者而公猶無半綬之膺
未嘗慍形於色是年冬鐵嶺白公視河至豫甫下車僚
屬並謁一見公奇其才即題署張秋別駕越二載遷曹
單司馬又三年儀封張公奉
命總督河東河道以公能薦爲郡守蒙
恩允擢泰安公之爲政杜干謁絕苞苴省刑罰一以靜
鎭爲本數年郡大治先是泰安爲東省大郡人競趨之

公被薦時當政者意有他屬以河臣不關白於巳先舉
所知銜之遂遷怒於公欲摭拾其短而又無所得因奏
公不勝繁劇量移登州公之治登也一如其治泰安者
公素以淸介自持通籍後益勵廉隅嘗届盛暑赴會垣
有邑令餽瓜郡署家人以不腆物無累於德納之方思
分餉而公歸告公公怒悉麾戶外廉聲大振而上官終
以公落落自異不能婀阿迎合將遣公去有愛公者私
謂公曰曷不彌縫之不則譴將至柰何公囅然笑曰吾
以三篇制義博二千石惟不克効尺寸以報
朝廷所嗛嗛者此耳若上官欣厭非所顧也且吾原從

塾師來今回鄉井仍作老教書何不可遂乞病假而歸
居城東四載不懌余有矮屋數椽在衡河灘公增葺居
之家人以狹隘不當意公曰此吾童子時釣遊處也吾
悅焉復居八載年七十一卒公爲人和平有養居官時
與屬吏相對怡怡融融自忘其尊即屬吏亦相忘其爲
守也故事凡升政事堂家人先語門者傳呼吏後畢集
於堂始擊響板啟門升值元日漏下五鼓將出行朝賀
禮盥洗整衣畢聞響板啟門胥吏輿皂無一至者徘徊
後堂良久始得出衆皆流汗𧟌縮謂公必大怒及公退
晚丞尉入謝罪公曰小事耳且僕在家人與衆何尤勿

問又嘗有偷兒穴其壁公覺徐曰予以吾宦歸有貲重耶吾翛然窶儒耳篋中無有也偷兒慚去歲庚寅秋夜半颶風大作海水溢塘勢瀰漫可怖家人叩室戶大呼公起覓履履爲水所淹不可得仍以衾蒙頭而臥翌日水退家人咎公公曰水入吾室則城鄉皆水矣加漲吾豈能獨生稍殺吾何憂獨死此吾之所以起而復臥也其生平器識宏遠渾厚雍容類如此公嘗樂與日者談五星子平而輒以少驗爲憾今攷其所歷自戊申遊庠以後戊午鄉薦戊辰捷南宮戊寅爲泰安守每十年一得志又干必在戊然則星平之說亦不可盡廢也已

山陽縣知縣覺涯公傳

以忠字莘如號覺涯少孤能力學比長卽健於文乾隆甲子舉北闈乙丑連捷成進士越九年出宰於陝之山陽邑地瘠民不聊生甫下車卽勸民力本園廛畝畝不惰而勸俗陋鮮知禮讓又循循善誘俾僞者去飾暴者就仁弟率兄令婦順夫指凡六年大治會秦中行

計典大吏嘉公賢欲薦之旣入覲

恩允循遷以撫字心勞成疾逾年卒於官生平於族師東湖外則師董葛嚴兩公文與行俱醇公制義粹美行狀悃愊無華如所授與人交初甚踈落不可近久乃彌

摯能容人過能惡衣與軒冕處惟以非義財餌之堅不爲動及通籍紳士入謁輒問民疾苦辨風俗澆淳有以私事干請者不及賄即不懌謂奚异吾政而妄爲吹吹一見輒戒門以絕嘗兩充同考官所取皆英俊有寒士公車不能發者分俸給之丙子榜首楊啟聰爲西商最出公門下愛其文而惡其貲厚若惟恐浼焉者於榜後一識其面即不通音問罷往還性耿介類如此以故家故窶儒居官窶益甚卒之日笥錢刀如洗家人謀治棺未可得有民崔姓者舁木以獻曰此良材也不易購吾藏久矣將自營公廉願安公魄遂貸金償其值崔不受

曰德公奉公何言値乎雖然不言値非令尹志也受而去邑路多㘴确傾欹難布武民聞公匱將啟行先爲平治變險爲夷出疆以便公初名期恕字心如弱冠時曾爲邑諸生食餼有聲譽旋走京師寄大興籍更今名并易其字心如曰莘如

平涼縣知縣二青公傳

故平涼令有以廉介剛直著聞當時者名淳字横存別字二青乃臨朐令松田公孫雄縣令澹溪公子年六十卒無嗣可悲也已公身長七尺方頭廣額爲人重然諾急人患難無聲色貨利之好論時政得失侃侃無所避

不肯諛上官儕伍有貪黷卑鄙者輒箕踞嫚罵雖語侵
上官勿顧也人以此憚公仰望氣節而萋菲貝錦亦或
隨之公筮仕由滇䓁經歷始旋補濟寧州司馬有政聲
巡撫以公賢幹登薦牘陞四川崇慶州知州未行會濟
牧史君環入覲留公攝其篆黄河水陸漲驗修工亟孥
芟植樁夫役相望不絕河臣某以公直譤素銜公遂誣
劾公得富民錢悉縱去而更增役其貧無力者飛章馳
奏
上震怒
命撫臣嚴鞫逮京師邑父老子弟咸歎息流涕相送於

郊者數十里及西曹反覆推勘實無是事
天子知其冤釋之初璟東歸素知公介介遂直公且力
爭不已而河臣謂其狥庇并劾之同繫白雲亭下至是
人爲公喜尤嘖嘖稱史君義高不置云明年公起授甘
肅兩當令而璟以落職怏怏竟恚死兩當瘠苦居甘肅
下下公恬然處之會平涼令暴卒亟需員調補自制府
以下皆言非陶兩當不可檄公上蘭州公曰吾在東省
時於法紀秋毫無犯猶蹈不測之禍幸蒙
恩昭雪得再備下僚今稔知平涼當孔道差繇如織一
不慎即傾庫藏不能支是出阱而入阱也請辭制府勿

許不得已泚平涼越三載政聲大振忽一夕謂家人曰我將爲本邑城隍神行有日矣爲我謝親朋不復在人間世也翌日果病逾旬而逝昔柳子厚爲羅池廟神昌黎作碑紀之人譏其誕公之爲神固未可信第吾聞公被議時　大宗祠鐘鼓常響人偵之闃然無聲祠前往來舟每夜望見祠中人影褵杳驕闐鐙火如晝若聚議者而又無所有如是者數旬乃止然則公之患難死生有關　祖宗休戚固非族之孫孫者等矣爰爲之傳

開州知州憲輿先生傳

弈曾字憲輿由湖南寧鄉籍孝廉充景山教習爲甘肅

合水令丁內艱服闋補直隸淶水調安肅大吏以先生倜儻有奇氣器之奏請授開州牧二年卒於官先生嫻習吏事然非性所好好古文詞偶有著筒峭奇肆尤善詮周易點竄諸家說鴉塗蠅湊殫心於簿書旁午閑暇言笑僚屬相見問公事外終日不贅一語爲人寬厚惟竊盜則鞭撲之平民無大過勿抶也先是安肅當京師孔道公卿往來供給廚傳無虛日先生屢遭窘阨遷開州州雖饒足公私費亦倍之先生廉於取而豪於與窘益甚太守曰開州君用不足性故豪亦左右誤之也吾甚憫焉因爲經紀其事籌畫周至俾得逍遙官閣無所

累以終其身其德高望重爲上官愛惜有如此者之日
囊無一錢

泊鷗山房集卷六

會稽 陶元藻 島亭

傳三

愚庵公傳

麟學字愚庵軀修碩美鬚髯居心和厚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亦不肯嫵阿取容與族子石貲石梁二先生講學先品行後文章從者鱗萃逮二先生皆貴顯公獨落濩無所遇尤耽學益重其修能有執政某聞之高其行以禮聘至京師一時卿大夫皆折官位輩行願與交名藉甚過市有捽臂辱公者公怡然勿動其僕將痛毆之勿

許曰吾與彼不相識犯吾非愚必病而狂也引避去數日其人果死隣有新寡饒於貲覺公悅之遣女奴致詞曰主母有事于先生願先生辱臨焉公固辭女奴微笑曰遠嫌乎來盍與客俱不得已偕客往婦從簾內拜公曰何事婦赧然良久徐曰妾慕明德久矣將攜數千金從君南下君作富家翁不勝為門下客耶公大驚趨而出婦慙且悔歸是鍵戶不面一人以節終其世公性愛竹種萬個叢於山笋時山人競盜之適公至盜者悉棄筐奔有孕婦亦從而逸恐傷其孕也追且呼曰徐行勿駭婦悞以追為執走益疾乃命僕拾婦所棄笋饋其

家并告追呼故婦感甚逾月果以孕傷死其姑以婦言報公曰我不於竹林邊被辱死死何憾陶公德我爲我謝陶公公憮然曰噫非吾殺之終以吾之至殺之也遂不復至貿簷山谷者數十年年八十二謂家人曰某月日吾將死矣届期果怛化

念劬公傳

念劬公諱景溥幼孤家徒四壁母氏尋孺人以紡績飯之不給腹恆枵當七八歲時與族某隣居越俗歲暮搗米爲糕公過之亟闖其戶從戶罅出必許授之公念母饑歸奉於母母曰嗟爾而與也吾耻之不食公悔泣下

亦不食他日有田父餽果於鄰滿筐筥隣見公有菜色取筐中果至小者三四枚與公不敢卻受之置於几去既而知學就塾師讀書日不一飽者屢屢以困苦顚躓受人嫚易鄙夷兒時爲吾族貧之最比長遊公卿間於兵刑錢穀靡不曉爭以幣迎致金累萬歸省其母母已雙目失明以手循其筐曰吾不能見兒金吾猶能食兒食也悲喜交集不數年卒公思念不置每寒食上冢及父母死生辰必牲醴特盛籩豆逾常數或謂宜寘者彼烏知之公曰吾固知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雖然吾不能致情於養矣尙忍不竭情於祭哉聞者爲之流涕

德標公傳

成字德標文安公季子也三歲失怙八歲失恃以貧故廢入謀生殖計一日檢文安遺筍得勉學詩幡然悔曰人不能紆青紫使門閭高大而競錐刀爲長跪文安木主前且哭且誓刻苦自勵兄嫂爲謀聘婦德標曰吾學問未成遑言授室卻之一日與客坐談齋中兄嫂從牖外過肅然起客迓之曰長者不見吾吾已見長者矣自爲古不變爲諸生數載年二十四夭弔者咸惜其年不稱德爲歌叢蘭

燮庵公傳

曾大父燮庵公諱師孟字又澈順治初寇犯陶堰隨高大父叔咸公避難而西僑寓蕭之姻戚處數年始卜宅於西河下然堰中舊第猶以時往來或淹留數十日逮高大父既葬曹林坂公遂無東歸志矣吾本支之世居於蕭實從公始自幼能文年二十餘始補蕭邑弟子員蕭之丁大聲任待庵周石公諸先生皆以名進士雄長詞壇重公力學畏公甚高大母徐太君卒公未冠盡哀與禮鄉黨稱之繼錢塘吳太君事之尤善撫幼弟弱妹親愛倍至其時有同祖兄弟貧不聊生將分授田園廬舍悉讓而與之無德色嘗居通城幕中會山賊聚衆肆

劾營弁請勳公謂令曰此饑民也激則負固撫則易散令從其議全活數百人深悉河工事宜著治河明鏡四卷嗣以大父通籍康熙間兩遇

覃恩初

贈文林郎晉

贈奉政大夫雍正二年崇祀鄉賢事蹟載浙江通志

東湖公傳

東湖公諱峒字師成性嗜圖籍自辰至酉披閱無倦容編未竟必燭以繼之作書不喜行草雖瑣屑注記必莊寫楚楚可觀康熙庚子舉於鄉主司為臨川李必宰明

年春少宰大議浙中門下士不招而至者强半公獨招之不至少宰曰此雞羣鶴也後數年競聲氣者彌甚有愛公者徐諷之曰子寧不聞繞指柔即百鍊鋼所化乎公曰然弟吾九歲屬文至六十始鄉薦遲速有時則得失之有命也亦明矣逐逐將何爲故公車凡再上候門終無一刺云　二世祖昌三府君墓在台之臨海

國初臨海遭兵燹子孫不上塚者八十年蹤跡湮滅無可攷公於榛莽閒求得之植碑買祀田而返迄今每三歳子孫之登科第者必糾集數人一告於墓下不數不疏例從公始其兄于斗公足疾不能行公晚年以半日

竟晝半日請兄所對席而坐雖盛暑不脫衣冠怡然樂
也及兄歿公年九十有二號泣如孺子者七日自是快
快如有所失越二年而卒先是公父惺川公負氣剛直
好面折人過而公則恭謹和遜雖加橫逆不與爭長者
之稱著鄉里人受惺川公叱而莫敢怨者以公故也惺
川公卒於疫鄰里畏之勿敢近卒遣童子代臨喪公竊
傷之故邪喪必躬詣其處雖既耄必用子孫掖而行終
身勿遣代配沈孺人先公逝里有豪民椎破其塚公次子
噩亭愬諸邑令縛其豪將窮治之公大驚走司徒神廟
禱於神願毋敗其家業復請於令釋之目短視恐失禮

於人每燕坐髣髴見人形即肅然起一日其僕從外來公起僕叩頭請罪勿罪去少頃又見人趨而過又起左右曰仍僕也皆掩口笑公曰寧誤吾起毋誤吾不起起終不敢忽余之識公也時公年已八十餘嘗由蕭過堰必一問公起居逮余北遊五載重移舟堰中而公已歸道山矣靈光頹圮古道淪亡言念典型悵惘靡已其生平學力尤篤於四子書著有課孫集二十四卷貽謀集二十四卷嘗自言曰吾無田宅以遺子孫此所以遺之也苦心孤詣概見於斯後人藏於笥中迄今猶未付梓行世曾孫奎聯登庚寅賢書可謂克繩厥武矣而盛德

之報知猶未艾云

存軒公傳

思聖字理公號存軒中菴公子也生平嗜胡安定學嘗謂經義治事可兼行之父有磽确田一區山百餘畝童然無生殖與不毛等在蘭亭僻處父歿以膏腴產讓兄而徙居於蘭亭其田土高水瀉瀦畜無所十日不雨禾立槁山農苦之公至喟然曰安在天定不可以人力回乎爰本稻人止水畜水法為相其形勢築隄防鑿溝渠委折導溪流以注於畝亢旱無恐遂有秋村氓效之方五十里閒闢荆棘蒿萊為沃壤屢慶豐者皆由公始山

多青石罔識所用公得宏景術作竈燒之成灰郡之築室者咸資其利士人輒以讀書談道自命顧闇理者易蹈於虛虛則無濟於物嗜古者多涉於迂迂則泥膠陳跡不克通變於時若公者吾知免矣

子階公傳

廸哲字子階三歲孤母章孺人食荼以長年十六郎西走蠶叢白鹽赤甲崎嶇險絕之道爲甘旨謀又精算法客荊高市最久鰥不再室不畜婢妾念母寒手刱羊裘寄之母披裘喜且悲曰昔人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今不圖慈母身上衣乃遊子手中線也一時傳爲佳

訴予偕儆居斗室或數旬鍵戸絕賓朋兄皆輒㾦哭曰家有八十孀母而顧索長安米為飯而得疾又明日與吾死旅中何若死老親膝下也遂束裝歸置一榻母旁晨夕不離者兩載而卒

聖水公傳

思淵字聖水號補堂又號半村年十一能屬文為諸生才氣凌厲每驚其座人眈覽夾漈貫與金華諸君子書撐腸日富中歲歷燕趙晉秦齊楚粤閩西經赫連南浮瓊澳以文筆敏贍傾倒公卿弟性兀奡不能作軟熟態於要津貴介輒嫚忽而晒薄之遇鄉僻下士落魄無聊

者輒欵洽爲把臂交以故涉世多齟齬拂格十試棘闈不售會臨川李公負重名能衡鑒人才康熙庚子典試浙江公曰若此公來不我知則爨下桐終成灰燼矣榜發果以第二名獲雋是科吾邑登賢書者凡九人皆名下士魁其經者三公出上皆折服無異辭明年臨川大譏九十九人於王氏園林昌言於衆曰剛予之友今之匡劉崔蔡也名大振友臨川者咸賀臨川得國士云是年不第再上春官又不第遂抑鬱憤懣如鎩翮禽栖栖不可終日迨甲辰公車三上竟以悲鬱憔悴而卒余生也晚不及拔公几硯其孫宗翰與余雁行爇因從宗翰

齋頭見公遺稿數十首其文根柢韓蘇參以遵巖熙甫詩在神龍景雲間使得翔步鸞掖縱覽中秘書則文簡範模當屬再來摩詰而乃曇花一現中道萎凋月白基門猶聞飲喟然則世之懷奇負異汲古綆修名動諸侯身淪窮巷或以一諸生偃蹇低眉老死牖下并區區鄉薦而不得者其挫折顛踣之憾又何可勝道哉

尊謙公傳

牧堂公諱以恭字尊謙乃遂安司諭名振字覺斯祖也數十年前余過堰屢見公接公言論丰采知有素矣今年治譜事覺斯寓書於余請爲傳且曰吾家自五世祖

巽峰公爲名諸生英年早逝木生高祖見阜公由明經
廷試高等得七品服冢嗣繩武公爲見瀾公後實吾祖
之曾祖也一爐書籍沈沈不滅再傳爲玉虛公暨鶴問
公以迄於吾祖凡六世矣百數十年硯田辛苦誰恤孤
寒守儆青氊塵帷泪漉余曰嗟乎吾乃今知公之植德
耀文承以啟者功匪尠也公數奇困童子試者二十年
年三十有六始補弟子員試鄉闈復屢躓四壁蕭然授
徒爲業會山陰薛君厚庵出守潮州邀公踰嶺爲子弟
師有法繼權關務番舶珍貨山積先後幕僚菀思分潤
韓江水指而染者藉且徧卒以婪敗公不塵其跡不毫

毛以私蔡剔請莽人罔敢干薛倚重爲肺腑交公才敏

達而諳於學故存齋侍御嘗稱其克肩艱鉅試諸盤錯

必裕所施性渾厚家遇偷失衣飾累篋蹤緝幾獲詗知

爲族饑寒子也止勿問轉遺以金其人感泣悔改行爲

完人男歸稍稍足衣食亟營父兄葬兄弟之子女未婚

嫁者悉部署俾有室家老德彌劭望日益隆杜門不預

外事乞泉洗眼日閱蠅頭字數卷用消殘年子若孫已

早列庠序而老懷嗛嗛常若未滿蓋自傷屯蹇故期諸

後者尤摯且深逮覺斯歌鹿鳴而公已捐館三年矣乾

隆二十八年

貤贈文林郎

滌川公傳

滌川公諱樹德字咸一方質有氣於學問則又虛懷善下初一見余即以經史疑義相顧問余以所知對公大悅嗣余每移棹而來公必就談刑次良久乃去詔其子幼輿叔氏曰龍溪族之望也汝其師事之會余館郡城錦鱗橋而幼輿叔氏亦講業於城遂時時過余以文相質同切劇砥礪者一年時公已廪食久爲諸生祭酒家貧老幼數十指藉生徒束脩存活之遑遑暇汲汲偪遏脅嗜古籍尤精時文日能作十餘藝於先正繩墨非如也

循循善教故里中能文子弟叩其何所從來折服何在莫不曰咸一先生故居敗屋三楹幾不能蔽風雨嘗遊嶺南授經官舍十年歸積千金於廢址築草堂曰滋德聊爲容膝處買薄田十餘畝祀先人雍正癸卯例遴他省科第士爲同考官有陶某者與焉得公卷大喜薦爲解屆期發糊名主司嫌其同姓將稍抑之薦者曰此卷不元取猶棄也遂落其生平赴棘闈者十一得而復失者凡六竟以明經老焉憶公貢成均時猶以文屬余點定轉瞬間遽聞怛化几杖飄零而幼輿叔氏亦墓生宿草嗟夫一姓論文交遊兩世使跡與升沈尚不免死爲

長別之感矧余之晦盲否塞屢慟窮途與公一轍又何忍於才盡江淹之日伸紙濡毫重爲吉人寫照也

愼庵公傳

思永字愼可號曰愼庵生愛書比長功銳而壹嘗取古典籍讎勘圖乙晝夕無勌客秩秩涵涵停積溯物故發爲文辭抹摋蓬塊而揭其英調刁大聲攡攄穹壤岸然雄長諸生屢試秋闈屢顛躓遯居寂漠侘傺無所施遂

其子愈隆成進士出守臨高始獲

錫命曜於泉下惜公者咸爲公慰也曰不於其身生平雅好法帖善臨摹腕具神力堅且秀人以擬前世褚虞

文暇喜爲詩歌稾脫卒燬壞不欲存片羽殘鱗流傳特
拗性剛介能面折人過里中詭者slash者沈且宛者望見
須麋輒憚避之門巷閒無一跡病杭醫至其室見几所
爇爐宣德閒物也摩挲不釋手公贈之去或咎醫醫歸
公所公曰君愛雖千金值吾何惜焉仍餽於醫公卒醫
亦挂帆西渡後十六年遇兪隆於途感公義高潸泗㴶
蘭猶縷述當年贈貽時事公不永年以術者告嘗援吾
宗文厄之說先期於邑府卬自傷然愚溪公之卒前此
矣公所重不在此

劬園公傳

思濤字菽司號劬園父醬庵公客嶺南母徐太孺人課讀焉嚴將出應童子試家有小樓俯瞰洲潊命依於而眠食之伏兩闈風迂入不敢下試歸太孺人過水榭倚軒窗詔之曰汝不聞裴晉公之訓子乎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今弟子員雖微亦文種也汝於此處望來舟有報汝各與選者吾即死目瞑矣公念父不置摒擋遊笈省於粵中以商籍受知學使試高等食其餼太孺人聞喜倍常餐既而子曉亦餼於庠乾隆丁卯同赴棘闈卷並上主司 並嘉之時額闕惟一 猶豫不能決謂俟啟彌封發其素居優等者錄之彌封啟知爲滸美猶難之然

終以子先父於義不可割曉卷錄公逾年公歸自東連

舉親族十三喪展仁播誠殮瘞有則復命塈修爲諸姪

輩行擇婚與嫁俾有室家凡六七當其讀書水榭也禁

無以家事關我至是則又曰惟我職公爲憲副同野公

六世孫同野公父未齋公以賢太守世祀柳州名宦自

謂人門不後思振而起之公車四上無所遇氣沮齒亦

就衰局趣不自由而殁聞藹庵公病革時公嘗糞知不

可瘳戚廹禱於神願以身代然則公之行不尤彼使歟

克華公傳

士英字克華號白雲家素貧父隱於市未嘗知書也公

獨嗜書初就書肆閱書日記數千言歸繼而向親朋借
書或一顊或兩顊最後始能買書觀而學已大進應童
子試不利遂棄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辭嘗至京師
公卿大夫見所作奇之凡應
制應教館課以及慶生哭死諸篇多有藉公潤色者大
學士梁公瑶峯爲
敍撰時公嘗與友善止其處者八年弟性孤介不肎逐
時趨就新儒酒酣輒脫巾箕踞嫚駡其座人以故譽騰
而毁亦隨至同時邑中有兩布衣其一爲富盛童二如
其一爲公皆薄制義工詞賦有聲顊二如歷遊荆揚冀

豫乞其文者輒重幣相酬不十年致金累萬而公歷秦晉楚粤齊燕等域賣文錢欲求如鼷鼠之飲滿腹且不可得竟以窮愁潦倒而卒然則士之終身巖穴者其得失又何可概論哉

先府君雙峯公傳

府君諱士銘字西巖號雙峯先大父月山公年二十配大母胡宜人艱於舉子越十有三載而始生府君府君為文多穎思同社勿能屈凡三赴鄉闈不售遂絕意進取大父官蜀十載閩七載解組歸囊橐蕭然府君乃效温石處士為養贍計歷遊閩吳諸地者二十五年初客

三山沈君幕金泌李司馬遷鶯門邀之去李與沈會鞫不相能李摭沈他事將揭於上官屬府君造其稿府君曰不可公與沈公皆吾父同官吾交公與交沈公等耳今一旦齟齬余爲之捉刀余何以見沈公且此事何難解免者而公乃遽成此隙李愕然良久事遂寢李公以此重府君特甚旣而李調守姑孰移池陽府君悉與之偕而大母病且革遣僕招之囑藻等曰我病不能待幸毋殮我必俟汝父歸始蓋棺也池陽距越千五百里府君見僕至心悸即踉蹌就道徒步而奔夜則秉燭行屢迷道蹶榛莽中甫十日抵蕭山時大母棄世已三日府

君至杭偵得凶耗且走且哭入門失聲如瘖惟長跪榻前以頭搶榻至破血與泪並涔涔下時殮次姻族男婦百餘人莫不欷歔流涕助府君悲哀府君爲人端方嚴毅重舉止寡言笑見佻達後進嫉之如仇遇孝友醇謹者必加敬式且命子弟從之遊先是姑孰署中有園亭多花木禽魚其地在幕府側李君姬妾衆好冶妝出遊園每遊必先命家人以幃幔障賓朋戶牖乃出惟於府君室則無所障人詢其故李君曰陶先生君子人也障何爲蓋心折府君賢素矣歲甲子皖江魏中丞仰府君名延至署相得甚驩明年白山常公以總漕遷浙撫具

偕迎府君魏固岡之府君以大父年逾八十冀返故鄉待時時省覲辭焉是時魏中丞願奉千金爲府君壽而常中丞脩脯止七百金人謂府君愚府君曰是非汝所知也遂來於杭是年秋吳興採生獄起有司羅織平民鋃鐺載道讞狀至撫藩撫鞫與臬符將入奏府君拔其狀愀然謂中丞曰此中踪跡介疑似閒者正纍纍柰何遽定爰書貽譏草菅且命嚴搜緝務斷根株意在鋤凶衛良耳今反褋拔良民爲凶黨無辜寘僇殊非
聖懷請再鞫之中丞有難色請益力鞫之果多冤泣爲解釋全活凡數十人又明年大父病齋書於藩趣歸會

經理

訃與中丞匿家書不報俟奏行乃報府君歸而大父卒遂號哭曰吾之所以齊皖來杭者原爲今日計乃仍不能盡送死大事何天之棄余甚也一慟幾絕嗣是寢食不寧形容枯槁哭泣無常時五閱月患喉癰而卒嗚呼吾父之死死於孝也悲夫府君卒年五十有三所著席珍一卷讀律須知二卷奏疏稿四卷并詩文若干篇俱未梓行世工書年十五書彭陽公署碑即有聲於蜀晚年書法尤精補亭觀總憲會見之曰此神骨從昭陵繭紙來不知者以爲趙王孫也弟生平不暇作楷字故所

書絕少殘箋斷縑亦散失罕有存者府君嘗念大父母春秋高雖幕遊歲終必返及歲復儆裝去率以為常而藻亦藉此得侍府君徘徊膝下一歲之間承顏色受訓詞者不過三旬而止每拜送牽衣悵痛無已今展謁墓門松楸蕭瑟睠念生我音容邈然求如昔日之一歲三旬承懽受訓又何可得哉嗟乎何可得哉 嘉禾謝墉填諱

西園公傳

致和字育萬號西園世居南湖之南野堂翠從多以農賈起家公獨嗜書好為文章與越中名下士嘗為文酒之會徜徉山水間而家業亦隆隆起每三歲值賓興西

赴省試族之竇儒欲試不可得詗公所在投焉輒留與處凡飲食衣御闈中所需物悉經紀無少闕試畢必偕東歸乃已族有義田以贍孤貧給時易生怨公司給以周且均歲歉收則出己貲以補其不足僉謂公能不怨而德者稱隣里李年五十有八由太學考授登仕郎李後以子襄授儒林郎贈如之公生平不藝於畝不紱於朝席豐汰驕惟學是耽惟信義是植至今南湖老壯過閑止之廬猶識其几硯想見其爲人閑止者公所築與賓朋詠觴處也

御千公傳

廷璣字御千未冠而孤事母朱太孺人視問膳安克馨子職爲制義力宗化治隆萬故法縝而理醇凡馳騁爲豪塗澤稱贍者槪勿取學使者校士至越屢加矜賞以文健屹諸生性儉飲食服御不輕耗一錢入市見書悅則不計所値購而歸放翁曰厚價收書不似貧公實類是卒年六十有四手錄經史子集不下百餘種字畫悉端楷有度其評定諸書用丹黃加點塗注者不在限生平言笑不苟取與不乖晚歲喜濂洛關閩之學講貫性命會心於微獨居端坐巖巖嶷嶷及接之又藹如春煦請業者日衆隨資高下各得所傳而去季子鑑幼穎公

器異之擕於塾是訓是程辛丑果成進士馳聲上都咸景家學聞公丁父憂時哀毀骨立得胃痛疾幾至不起賴母氏慰諭之悲慟稍抑疾乃瘳然歲未嘗不間發焉憶余先慈見背之初號慟至百日胸膈悶忽如蟲嚙不可忍調攝久始已而伏痾終未除今十年矣遇勞若憂思猶沈沈作痛乃知怙恃之失匆間少壯暮年俱有情不自已者惜不能起公九泉相對病軀同話終天恨也

層山公傳

皐字層山聖水公長子負異才早工制藝應童子試學使賞其文拔置郡庠第一嘗與昆季四人共砥學業公

稱白眉吾族固多能文士以聖水公淹雅爲浙東名宿
公克篤家學張皇藝林人尤豔焉公亦厚自矜許漁獵
墳典矻矻無已時生平觀書多解悟嘗謂論語乃六經
精華何晏集解既失之疎畧宋儒諸說亦多空虛近日
補註諸家如毛西河王草堂李鑫吾鄭掹卿輩又各操
意見勿克坦夷胸臆融冶氣質體會入微俾聖人心事
如牟尼寶珠了了澄徹遂綜十四經註疏及諸子百家
折衷論定而箋釋之得若干卷未梓行世有見其書者
皆曰善雍正丙午其母章太孺人有疾適賓興屆期不
赴試自以良醫診治辨藥餌之宜審欠伸痾癢之故中帬

腧厠悉親爲浣滌眠食廢忘寢彈躬慮章太孺人疾瘳而公病不起春年三十有四當聖水公計偕北上客死吳門公典貸百計呼號出奔扶櫬東歸櫛沐風雨流離困苦姻黨中咸嘉其盡哀與禮然負骸千里世有其人余匆爲公重惟事章太孺人疾憊精疲神憔瘁枯羸以至於死雖聖賢竭力之訓亦不充類至此至性獨摯今古爲難公世守寒素筲無一貫之朽瓶無一粒之儲自爲諸生後卽教授生徒以供饘粥使天假以年或藉稽古力邀祿斗升奉怡老母以德受祜誰曰不宜嗟夫文而貧矣柰何竟孝而夭也

敬存公傳

莊字躬端號敬存貧嗜書年二十六補弟子員弟兼六負奇氣樂與賢豪名雋遊恣其酬接匱乏不以聞親執家苦爲諸生十餘載自傷所學棄而行公不以仕爲事諸仕事故仕者多與連歡願計事大官勢人交口能公謂以彼其才俾職一方定非荒飽者會

詔舉茂才異等薊督某將以公名上公聞而嘻曰窮骨相能作富民侯哉且余以一破硯相隨有年博甘毳貧養老母足矣他何慕焉顧不可强起不卽薦其後膺是舉佩銀黄垂三組者皆皆鼎鼎公終無出山志蕭然筮

履自成其高性朴儉食不豐腴衣不華耀遇人急難有所求必慨然以應與遊斋者殊施子禹疇克世其業孫轂璋課之嚴視課禹疇倍為學使李公所識儁於庠

秋佳公傳

公諱章煥字石湖號菊坡又號秋佳余同胞兄也年十四得瘻痹疾兼怔忡羸弱不能踰戶限逾十載而寥精岐黃術不以醫名有知公者必相延診疾寒熱表裏無誤決死生奇中以已久病故得洞徹素問內經秘徧覽叔和東垣仲景著而尤得力於立齋景岳兩家書特窮其奥工書善飲作行草雖小如蠅必懸其腕故能圓轉

無嫵姿態絕倫飲可浮數大白醉則大笑崇論閎議豪邁輒驚座人而不至於亂性好儉家居以藿韭爲常餐非祭祀讌會不肉食飯雖粗糲人不能下咽者以藿羹沃之頃刻兩三盂立盡初冠有羊裘一襲久且敝或請易之公笑曰晏子齊相一狐裘三十年我嵗穴士一羊裘三十年亦足矣爲人和易胸無崖岸畦畛終身未嘗與人忤人亦樂與之交又長於簿書會計人其憋兢邀之嘗遊大梁渡濮水登滕王閣望五老香爐陂岱見海中日出復入函谷洛驪山下宿華陰攬三峯秀卓遠抵祁連弱水以李於秦先是曾祖變菴公祀田爲他人所

得大父以贍公墓與田毗連田不復則魄不安時時流涕願倍其值贖之句其家勿許不得已訟於官官猶豫不能決奮先府君易簀而事又不可止公夜則寢枕苫塊晝則衣疏布衣著麻鞋觸暑冒凍走晃越東西二載而汝陽廼歸生平嫻散好逸不耐勤劬其勇於任事乃若是卒年六十自幼通聲韻學兩應鄉闈無所遇遂棄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初從劍南入門後參玉局其在荆湘有句云峯際煙鬟尭二女江邊香草楚三閭膾炙人口所著岐黃要覽二卷惜軼其本秋佳詩鈔八卷未付剞劂藏於家